快樂世界

◀第十期▶

今日一張　售洋二分

社址英租界浙江路定鋐里七三一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

論月不定報資先惠

廣告刊例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均以英尺方寸計算

每方寸每期收大洋六角另登整頁均照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本報徵求外稿

收、原稿不登、槪不退回、登錄者[illegible]

金爲酬、此啓

本報編輯部

碌碌生啓事

鄙人爲病魔所纏、已一旬有餘、所有報務、悉係舍弟代庖、承諸老友慰問、曷勝銘感、所有各報稿件、俱已中止、實深抱歉、今已稍愈、待復元後、仍當賡續、再者辱承讀者諸君、惠賜鴻文、歡迎之至、徒以篇幅有限、不克一一揭載、尚希鑒諒爲幸

科天影

快手魔術

專接堂會

教授魔術　限期速成　贈送器具　詳章面詢

定期不誤

接洽處北海路跑馬廳遠東飯店對面亞東魔幻研究學社或大世界魔術場後台

琥珀白濁粉

◀減價小洋二角半▶

此藥粉並無苦辣惡味、無論新老各種白濁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淋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保險斷根永不再發

▲經理處▼雲南路大慶里口養和室　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　五馬路跑馬廳榮大國貨藥房　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　四馬路長樂樓下瑞大

哥哥的艷福

導演　徐文榮

編劇　周鵑紅

◀主演▶

顧潤蘋　盛小天　徐素娥　徐素貞　周士良　周空空

快活林影片公司

社會長篇

奇形怪狀錄

秋夢生著

（十）

第一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學翁請寬坐一會、我告個便、宗學恆道、儘請自便、無須客氣、丁菊文走出來、叫娘姨去弄點便菜、喊二斤酒、又吩咐他到館子裏、叫二隻入味的菜、帶幾個冷盆來、東西要關照他們稍爲道地一點、娘姨答應而去、他說完囘身進來、仍和宗學恆談天、閒談之間、不覺又說到生意上去、宗學恆說、今天收盤什麼行情、丁菊文道、三百五十兩、宗學恆道、怎麼、我出來辰光、還在六十兩左右、收盤竟跌到如此地步嗎、丁菊文微笑道、我們僥倖做着、眞眞運氣、照今天這種市面、好不危險、額角低的人、怕又跌翻不少呢、宗學恆道、上落這麼大、今年還只有第一次吧、丁菊文道、是的、不過這種情形、在交易所中、也從來很少很少、就祇去年、因受外界影響、發生過兩次、可是市價、也沒有像今天的暴漲暴落呢、他二人正談得高興、那丁家的娘姨、却進來拂拭桌椅、預備他們吃飯、宗學恆一瞧情形、便道、琪山大概還須遲一會兒來、那末我另外尚有應酬、且讓我去一趟再來罷、丁菊文答道、笑話笑話、學翁怎會同我客氣起來、快請坐了喝酒吧、說時下人早已將杯筷把好、接着酒菜齊來、宗學恆給丁菊文硬按入坐、不好意思再推辭了、

滕王閣詩社

月下推敲作句之清新窗前鹽絮擬詞句之工致良難韵門尖叉文人樂事詩分晴雨騷客苦吟雖由於匠心之獨運要關於見地之不同所以金谷飛觴三爵罰遲成之客平南設館千金買一字之師凡諸所述由來尚矣本館采古人之成句作文人之生涯聊擇五言認綴一字射來詩眼既皆信而有證博得蠅頭亦屬廉不賞雅心機各出錦彩高標此誠競智之文場消閒之韵事也

附則

在本社射謎滿二元者贈中山橄欖一廳內附贈券一紙照章取件

持有本社優待券一紙附小洋二角向本社射中詩條者得大號三星白蘭地一瓶如再以白蘭地連中一次則贈有金手表一只詩條（或玻璃方鐘壹只）

▲特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千張

▲頭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一千五百張

▲二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八百張

▲三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五百張

▲四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百張

▲五彩　三張　得大世界門票二百張

▲六彩　三張　得赤金手表一只

▲七彩　五張　得長方玻璃鐘一座

▲八彩　十張　得茄力克香烟十聽

▲九彩　二十張　得大號白蘭地二瓶

▲十彩　照所得贈券取件

馮成龍君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三百張　住城內大東門內彩衣街乾泰莊

張潤麟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一百張　住貝勒路

法界電車公司陳石年君獨得門票一百張

▲社址大世界日夜銀行隔壁另闢雅室歡迎來賓▼

嫖的快樂

（和合）

嫖還有不快樂的嗎、不差、嫖確是人家公認爲極快樂的事情、本來飲酒看花、古人尚且說他是件雅事咧、而況所謂北地燕脂、南朝金粉、每多隱遁衆香國裏、因之平康不少尤物、北里儘多佳人、你不去嫖便罷、你要一嫖啊、哈哈、頓時可以左擁右抱、享盡艷福、那時怎能說是不快樂呢、然而這種快樂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快樂、只須你床頭金盡、恩相好霎時可以變爲陌路蕭郎、覿面若不相識、自然、要和此中人講情義、無異對牛彈琴、知音難求、咳、古今來所謂義俠之妓、又能有幾人、其實呢、我們苟一細察、覺得我們嫖的目的、不外是爲聲色、他們做妓的目的、却是爲的金錢、二者志趣既不同、如何能㲅沆瀣一氣、所以嫖的結果、往往原意是找尋快樂、到後來反是招惹煩惱、因之我以爲快樂而去嫖、未嘗不可、假使以嫖爲快樂、我可不敢贊成了、

撒尿門檻

（時乃武造意）（馮志高記錄）

吃了必撒、撒了必吃、此天然之定理、若不吃不撒、除非陰間閻王伯伯、所以吃和撒有連帶的關係、亦有相當的價值、但是本報上關於吃的稿件、固然刊登了不少、惟撒的問題、倒隻字不提、未免有些輕撒重吃、實在太不平等了、喏、讓我來談吧、指示出幾處地方、倘然諸君走在路上、小便急的時候、不妨試試、包可使你滿意、決不會捉到巡捕房罰銅錢的、

茶館　非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到的、倘然小便急的時候、便可走到大茶館裏去、裝出尋人的樣子、兜上一個圈子、然後問茶博士、撒尿在什麼地方、他們一定能指示你、并且那撒尿的地方、亦一定不遠、必是在這茶館地域之中、這豈非撒的門檻嗎、

菜館　凡是菜館、比了茶館規模稍爲大上一些、一定亦有廁所、何以呢、因爲顧客吃了菜菜酒以後、差不多都要小便的、不過菜館中的廁所、比了茶館要好尋、因爲有種條子寫出、像小便向左、此地小便等字樣、大概總在兩側泡水的地方、很容易辨識、可是到菜館中去撒尿、須磊磊大方、那麼人家纔不會來詰問你呢、

旅館　到旅館中去撒尿、亦要有一種門檻、就是先向帳房先生瞎敷衍、什麼我有一個朋友、雙姓司馬、今天寫信給我、說住在貴旅社中、未知有此人住在幾號內、那帳房先生一定回說沒有的、那麼你就隨便在訪客留言牌上、寫上幾個字、然後乘機問他廁所在那裏、而且他還一定肯告訴你的、就可以趁此機會撒尿了、總之要做得像、不要使得人看得出是假的、

此外在還人不見的時候、可以在街堂角角裏、不過要自己識相、最好是在一種轉灣衖堂、使得人家看不見、最穩當的撒尿、要算是公共廁所了、不過進去撒尿、有一件事情不好、一股臭氣實在難聞得了不得、太不衛生了、不信請到浙江路海寧路口的公共廁所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了、還有浴室裏、也可以小便的、浴室裏的門檻、和茶館一樣的、其餘還有各大公司、如先施永安新新麗華、儘可隨便進去、有幾家小便在樓上的、還可以趁電梯上去、一個錢都不要、以上的幾種、豈不是撒尿的小門檻嗎、

窺浴記

（EW海上客）

三年前的時候、正值學堂裏放暑假、在家無事、擬作外遊、適上海姑母來了一封信、說有要事相商、叫敝客往上海一行、敝客卽趁輪來滬、敝姑母住在武昌路、不定里、房子是半洋房式的、一上一下的房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後門對面、是個東洋人開的一爿專賣餅干糖菓等物的店、生意到還不惡、裏面有一個東洋姑娘、容貌生得不錯、嬌小玲瓏、婀娜娉婷、的確可算是一個東島西施、聽敝姑母說、她是店主的女兒、年方破瓜、在虹口某校讀書、搬來此地、大約有三四個月了、她的房子、也是一上一下、前面是臥室、後面是浴室。浴室有二扇小的窗門、正對着敝姑母房子曬台、一日、約是禮拜六、天氣奇熱、敝姑母在外面納涼、敝客正在亭子間靜坐觀書、忽聞吃吃之聲、自外而入、敝客好奇之心油然而起、卽登曬台探望、見對面的二扇小窗、半開半掩、原來她正在洗浴、借月光下看去、只見半體外露、皮膚雪白、二條玉臂、好像二條嫩藕似的、雙峯高聳、像煞生煎饅頭、正要誠到曲線之美、消魂之處、突聞扶梯上有脚步聲音、知姑母上樓、敝客卽匆匆回房就寢、一幅洋貴妃出浴圖、未得窺全豹、引爲憾事、及今思之、猶覺津津有味也、

車中艷遇

（紅郎）

不佞性怪癖、嗜電影若命、居恆無所事事、輒以劇場爲第二安樂窩焉、日昨卡爾登開演名劇跳舞熱、聚有名跳舞家四人、登臺奏藝、不佞聞之、閑心又怦然動、遂乘一路電車往焉、車抵先施附近、忽來一麗姝、樊素口、小蠻腰、脂膚白皙、服裝自然、一絕世之姿也、時車中乘客踴擠、幾無立錐地、予無奈、即立於月台之上、彼姝捱身上車、爲乘人所軋、遂站予前、二人俱緊貼、彼姝之櫻口、適對不佞之面孔、其下軟綿綿之肚皮櫻玉柱似之兩條嫩腿、也頂壓不佞之卜身、（至於她是有意無意、那却不得而知）那時我小小的心、砰砰的亂跳、更兼她身上的脂香粉氣、口中的口香、只管向我噴來、更令我魂靈兒飛上九天、她要想避開一些、豈知乘客愈來愈多、她愈想避開、就被人軋得愈貼得我緊、她無法避開、也就羞答答假說了一聲今朝天冷來、我也說了一聲今朝是冷來、那時她竟笑了起來了、臻首伏在我的肩頭上、我便將頭一歪、在她的面孔上摩了一摩、她非但不光火、而且還對我笑上一笑、不多一刻、車到跑馬廳、她下車去了、還回過頭來對我笑一笑、我失魂似的望着、却忘了釘下去、等到想着釘下去、可惡的電車、已經開了、這一天的晚上、却害我想了一夜、連眼睛都沒有閉、我的艷福眞不淺咧、

小妹妹的荒唐史

（求珍女士）

儂所記的小妹妹、非大名鼎鼎聲震遐邇的電影女明星黎家妹妹、乃是儂的同學中的一個調號叫做小妹妹的、提起小妹妹韻妹、儂起初在某女中念書的當兒、她是和儂同住在一條弄堂裏、她每天吃過了午餐、總到儂的家裏來約儂和她一同上學去、一天、大約是星期三、她照常吃過了中飯、來邀儂、儂於是就和她慢慢的走到學校裏去、剛走到四川路靶子路口、忽然前面來了一個小白臉、滿面塗着雪花膏、年紀約模念一二歲、頭上戴着一頂西瓜皮帽、身上穿着一件青蓮色華絲葛長衫、還加上了一件對襟馬甲、活像一個小流氓、他走到韻妹的面前、就喜皮爛臉的說道、「阿拉小妹妹、今天好巧呀、看影、—」他還沒有說完、看見韻妹朝那小白臉裝了一個迷眼、暫說道、「表哥你到那裏去呵、姨夫姨母好麼、」那小白臉聽了、就隨口裝做很羞着地答道、「妹妹他們都好、多謝你、你的姨母今天叫我來叫你去看戲呢、你不要去上學了、」說罷、兩只眼睛直朝着儂看、并且還問儂「貴姓、」儂因他一派油滑、所以也不去睬他、那時韻妹聽了那小白臉的話、笑嘻嘻地對儂說道、「珍姊你獨自上學去罷、我要跟表兄到姨母家裏去看戲了、」她說完了話、和儂點了點頭走了、儂那時眞所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到底不知道這個小白臉是什麼東西呀、照韻妹說是她的表兄罷、那末韻妹先前爲什麼對儂說、她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家裏沒有什麼親戚、只有一個娘舅呢、儂那時因爲好奇心所驅、就暗暗地跟在他們倆的後面、要想探其究竟、他們朝四川路南面走去、到了愛普廬影戲院門口、兩個人就買票進去了、儂那時知道這個小白臉、不是東西、急忙回轉到了學校裏、已經在上課了、第二天、吃過了午飯、她又來邀儂、那天儂在路中、問她昨天你和你的姨母在那裏看戲呵、」她說道、「在大舞台看五本宏碧緣、」這時儂更明白她的荒唐了、當時儂本想好好的勸勸她、可是被她張三長、李四短的瞎纏到學校裏、沒有機會可以和她說、這時離學校門口過去一些、那口口弄堂口、立着一個像學生不像學生、像流氓不像流氓的一個小伙子、小妹妹韻妹看見了、就離開了儂急急地跑到那人面前、和他說了許多話、這纔嘻嘻哈哈的一邊走、一邊說着朝南去了、想起來那天她總未必再來上課罷、這兩樁荒唐的事兒、是儂所親眼目睹的、還有種種同學中聽來的醜史、儂也不願再記了、總之韻妹這種樣子、這樣荒唐、實在是無可挽回的了、所以儂從那天以後、就和她絕交了、儂在初中畢業進高中那年、她也就輟學了、以後不知她怎樣的荒唐呀、前天儂到學姊娟姊那兒去、和她談起小妹妹韻妹的事、娟姊嘆着氣說道、「說起了韻妹、眞是可惜呵、她是一個很聰明、很玲瓏的人、咳、古人說、聰明終被聰明誤、這句話的確不錯呵、」她說罷、吃了一口茶、又接着說道、「現在聽說已經墮落做淌白了、幸虧你早和她絕交、否則珍姊恐怕你也有些危險罷、」儂聽了她的話、不覺微微嘆惜、想起先韻妹剛從鄉下出來的時候、是何等的規矩、何等的樸素、沒有幾年、竟然被引誘到這般地步、唉萬惡的上海、萬惡的上海、

十日上午。忽得一匿名信。閱後不勝駭異。鄙人年逾不惑。詎作此禽獸所爲。顧來函或係誤會。誤書鄙人姓名。還祈虬客切勿張冠李戴。（虬客爲信封上之具名）皂白不分也。茲將原函照錄于后。以

生

後若再有此種函件發生。將以法律與之解決。特此聲明。
閣下寡廉鮮恥誘人妻女實爲人類所不容今特提警告請即覺悟否則無
情鎗彈當洞爾胸
W.S.

黃笑芳

黃杏珊　陳鹿鳴

合演三簧

男女合演　特別三簧　專接堂會　定期不誤　如蒙邀演　無任歡迎

接洽處六馬路石路口一號或大世界北首西新橋福昌里第三家

新心團

男女合演　滑稽趣劇

高巨寅　趙長松　王翠英　吳天紅

本團專接喜慶堂會洋期不誤定價十八元八角如蒙相邀請至四馬路神仙世界三樓後台接洽可也

男女新劇　競社　承接堂會

張彩霞　俞樵翁　胡君安　徐素秋

貴府相邀價目念四元八正劇價目面議接洽處法界大世界對面式式里四號或大世界競社後台亦可接洽也

紙幣圖說

精印古今中外各種鈔票樣本
上海集　各省集　各國集合訂
洋裝一鉅册定價大洋三元特價六
五折出售實售大洋一元九角五分
上海紙幣旬報館總發行
館址　南成都路三四四號電話西四九六二
事務所　四馬路麥家圈電話中一七一四號

□同居之愛（一）

（散淡生）

同居之愛、非影片中之同居之愛、蓋友人醉紅生之艷史也、醉紅生、旖旎風流、倜儻出衆、爲一濁世翩翩之佳公子、故粉白黛綠之流、多樂與之交、因之艷史亦層出不窮、日前、醉紅生爲余道去歲同居艷史事、風流香艷、聞之令人涎垂三尺、亟錄之、以餉閱者、

醉紅曰、余去歲供職某公司、所入至豐、家中時有函余、謂可挈眷來滬、友人亦多勸余挈眷來滬爲善、然余思家中之玉皇大帝、非尋常物、河東獅吼、將來受其拘束、百般不自由矣、亦非善策、然顧於慈命嚴促、計無可出、姑允來滬、及至、又無相當房屋、乃四出羅覓、一日、於北火車站某里、見一樓廂房出租、價僅十元、思尙值得、乃往扣房主、門啓處、一麗姝也、微笑曰、君至此何事、是否會吾磬哥、余以看房屋對、妹乃輕喚嫂速來、有人來看房子矣、言已、又一麗人出、視之、年事較前者稍長、一花信少婦也、亟招余進、指東樓廂房便是、余視屋甚佳、惟嫌租金稍貴、較長之麗姝曰、先生、價亦不爲昂、且合家中只余姑嫂二人、婆婆正出外購物、儂夫又在公司中辦事、吾輩均不能作主、余輾思價尙不昂、隨允、即預付租金二月、約明日進屋、翌日如期而往、見一慈祥老婦、迎門而出、知爲昨麗姝所言之婆婆矣、均備極照拂、余心彌樂、且得此一對之解語花、嫣紅姹紫、徜徉左右、鶯鶯燕燕、此樂雖南面王無以過也、不數日、已均親近如一家人、始知較長麗姝名翠芬、較幼者、名小娟、翠芬已有夫、即小娟之兄、在某公司供職、每于禮拜六、始歸家一次、小娟則尙未字人、均具絕世之姿、小娟則破瓜年華、綺麗苗條、秀外慧中、髮作鴨屁股式、一時裝之女學生也、翠芬則體態婀娜、鳳月含春、別具嬌媚、見之尤令人心動、姑嫂二人、視余均甚和藹、星期日爲余休息日、二人必嬲余講戲劇、小說故事、余亦不辭勞悴、滔滔爲之詳述、嗣後每逢星期日、必須余講小說故事不已、否則必宛轉嬌啼、廝纏不休、而余之玉皇大帝、已蛾眉倒豎、大鬧醋意矣、薄怒曰、君已使君有婦、時與年輕少婦廝混、成何體通、彼亦羅敷有夫、一則尙未字人、君何不自束身乃爾、余曰、爾何必醋意勃勃、慣作酸語、且汝又近在咫尺、尤懷疑若是、無怪外人矣、話雖如是、然余懼于玉皇大帝在側、終不便如何放肆、致鬧惡劇也、

一日、余由公司中歸、扣門良久、未見人啓、疑甚、抑均外出耶、靜耳聽之、果無人聲、乃高聲呼喚、良久、良久、始聞來矣之聲自內出、語帶惶遽、余知音爲小娟、門啓、果小娟事、余曰、余已敦之良久、至今始開、抑人均外出乎、娟曰、嫂與芳姊（按醉紅生妻）、出外購物、母亦同往、妹正在看小說、故未留神、致勞君多待矣、言時、余已馳步入內、忽見案上一綠色之小書、取視之、赫然性史外集也、豈知娟已憶及此書、亟步趨來、我正在翻閱、已被攫去、

□民和右弄香田老六□（雷聲藏）

□艷娥訴苦記（續）

（追雲生）

我偕汝同去購些東西、儂詢以購買何物、則曰、汝需何物、香水如何、絲襪手帕又如何、時適侍者送飯來、儂未置答、彼即嬲儂共食、儂伴見儂所得既爲做局、而非過夜、且聞有同去購物之言、因仍在側坐俟、並不他離、以資監督、食已、儂等三人、即出旅館、購得香水精一瓶、絲襪二雙、手帕半打、桑皮紙一大捲、當彼探囊出一洋蚨向紙鋪中購紙時、儂伴猶輕語儂曰、恐彼爲初出茅蘆、而從未曾經過戰陣者、否則做局何需若許皮紙耶、嗚呼、儂安知彼之用意哉、既回抵旅舍、彼即命儂伴出、閉門囑儂幹事、胡少、做局規例、凡在風月場中稍事走動者、當無不知、乃彼狡童、一之不已、而復爲再、事畢、仍不讓儂起、强儂爲三、儂本何能應命、祇以旣作金錢之奴隸亦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哀以稍停、再黽勉承乏、第三次事行時、儂實不勝任矣、精力俱疲、然彼狠傖、猶不任儂起、强儂必須遲之午夜三時、與之盡歡半打、儂始知此所以彼須購買皮紙若許之多也、當時儂實不能再應、遂婉却之、彼不許、儂復苦告彼曰、君爲做局、儂已盡量過分、若强欲儂於該時再之、則非特儂力所不能勝任、且爲例所不可、因留至若斯時間、老鴇必不容儂以做局交賬也、彼傖不聽、云非依其言不可、否則休想出此門一步、此時儂

周身膚粟、幾不能聲、後卒奮然而起、彼復相牽、儂戟手詈彼曰、孰非血肉、孰無姊妹、見人如此憔悴、猶不能憐惜恕諒、而必以致人死命而後快耶、彼復將儂一陣亂推曰、爾今如此待余、余豈即罷休、須知余非白玩、固亦以雪白袁頭換來、汝今且去、明日再將與之算帳、即汝永不至大千世界、亦不能饒汝、嗟乎、胡少、彼傖雖未曾來尋事、然儂自受此變後、更覺身世可悲、生機聊無矣、試思以我柔弱之體、而日委肉餓虎、以饜若輩耽耽之猛烈之慾、恐不幾須、即將索於枯魚肆中矣、言訖、淚如雨下、氣結咽哽、不能復言、余此時亦心寒鼻酸、悽愴殊甚、不能命詞以慰此可憐紅粉、惟凄然作嘆而已、伊悲稍殺、始重爲余言曰、嗟乎、胡少、誰灑楊枝之水、活玆可憐枯鱗於涸轍、我思之、重思之、覺惟有期望於君矣、余聞之、不禁泣然而太息謂之曰、「汝誤矣、須知余爲偶人粉澤、身實黔婁、何能措大、量珠聘玉、營藏金屋、況余歷年數奇、螻屈逃還、佗傑潦倒、顚狽頓躓、蹇滯愁途、手無斧柯、、軾柯爲艱、雖惜玉有意、奈護花無力、祗有默禱早遇陌路王孫、義俠備具、打開牢籠、拔出泥犂、攔歸金屋、憐香惜玉、使局得享受人間之樂耳、伊泣更甚、淚眼對我、滿現楚態、時前去之儔、已歸來侍伊、余一聲明晚再見、即與伊告別、忍痛離之、然當余方扶梯往下時、猶聞伊嚶嚶啜泣也、（完）

□繁花世界定期出版

繁花三日刊、今已更名繁花世界、內容注重嫖賭吃着、定十九日（明日）出版第一期云、

膀子經驗談（三）

（綠生）

上海婦人的裝飾、比了別地方的人、來得考究、不過有一樣不好、就是一時難以分辨他們是那一種人、因爲一輩淌姊姊和雞妹妹、他們的服裝、和人家人都是差不多的、譬如人家人、新行一種服裝、不上半個月他們也就依樣葫蘆的穿起來了、就是現在幾位女明星的新裝束、淌白中也有幾個、不曉得的人、還當他是女明星咧、再有一種淌白、却不穿什麼好衣裳、反而穿一種布衣服、裝着一種小家碧玉的樣子、這也是他們的一種特別生意、使得一輩小滑頭去上當、所以吊膀子第一要苗頭拔正、拔苗頭的法子、却也有不少、看衣裳雖然差不多、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小分別、因爲人家人的衣裳、比了這種淌白的衣裳、終要素淨一些、淌白的衣裳、比了人家人的衣裳、花花綠綠得多、大概終是華絲葛和緞子的居多數、不過他們的顏色、不是粉紅、就是淡綠、這也不能怪他們、實在是他們的生意關係、要使得別人注意、還有種穿素淨衣裳的淌白、他們做的生意、乃是另有一幫、專門使一輩門檻是精非精的小滑頭去上當、最容易分別的、就是一只面孔和一雙鞋子、因爲淌白的面孔、除了塗粉之外、終要加上一些胭脂、人家人粉雖然也有、胭脂却不用、就是有胭脂、終沒有像他們這樣的多、還有一雙鞋子、却也容易分辨出來、人家人的鞋子、也分二種、一種是自己做的、一種是買的、自己做的、小家碧玉穿的居多數、買的却是一輩少奶奶和大家碧玉、然而他們的顏色、以黑灰二種居多數、淌白他們都不對了、他們所穿的顏色、以淡的居多數、黑的雖然也有、不過他的鞋子上終要繡上一些花、他們以爲美觀、實在是我們吊膀子朋友的一種分別、

快樂供狀（下）

（小白臉）

不是白話之處、可到了敝寓再談、亦未晚也、因卽隨他出永安、驅車前往、到他粧閣、見其室內佈置、倒還不錯、有銅床一張、中置紅綠華絲葛被頭兩條、下襯三友實業社獨幅褥單、旁設紅木玻璃妝台、及衣櫥各一具、再有沙發兩只、西式椅子四張、中有碰和台、四只紅木椅、尚有紅木坑床、週圍亦鑲有磋片玻璃、略爲坐定、端上瓜子一盆、熱茶一碗、其時他早已斜依我身、與我談判交易、等到收盤、我出六枚袁頭、一切在內、就算成交、當時時候還早、還不到八點有半鐘、若說睡覺吧、未免太早、除那打情罵俏、任我胡調之外、又想出一種特別賭博、將一副麻雀牌、萬子索子如數揀出、只有筒子及風頭三將、莊家以東西、閒家以南北爲門風、和了亦不算和數、只以一成銅元兩枚、樣樣加一抬、每抬亦是銅元兩枚、如和成之後、至少有兩三抬、亦有六八枚銅元的進出、打了兩刻時光、而我已輸了銅元二十餘枚、着末他又和了一副五抬、要我銅元拾枚、我告以袋裏已竟畢的、他誓不相信、一定要實行其摸袋袋主義、我那裏肯從、于是雙方衝突、就此接觸、打得不亦樂乎、結果被我戰勝、將他打倒在沙發上、我問他銅元還要否、他說不要、請你饒饒我吧、我說你情情願願將粉臉送來、讓我吻兩個吻、就算媽媽呼呼、他卽兩手向我肩上一放、將那面孔迎我嘴邊、我亦却之不恭、吻了兩吻、我看看手表、還只十點敲過、那時他的身體、倚于我身、兩手拘我頸項、笑嘻嘻的說道、我同你各出兩角小洋、合成股東、到下面去拆大牌九、聊以消遣、到了十一點半、我們可上來安置、我問伊下面是什麼人物、他說是我們的妹妹嫂嫂、及二房東的弟妹、兩人于是下去合股開張、卽行交易、我爲經理、他爲司帳、不多一歇、而鐘鳴已是一打、旋卽關門閉市、清理帳目、結來餘利、倒有六角小洋、就充作點心之資、後來完畢睡覺、已一點有零、我先解衣而臥、他亦相繼而來、一對野鴛鴦、竟然情濃意密、遠非家中黃臉婆所能相提、並且當時他的玉碗、已爲我的頸下香枕、粉臉櫻唇、距離只差分寸、我問他你有什麼山歌唱唱、他說有是有的、但是都不入調、請你原諒、我說你且唱我聽聽、他卽八月中秋月光明的唱了起來、唱到那女口時、我只桂花青衣、早已代王寶川、問寒問暖的繼續下去了、兩人雖各不入調、倒亦可以稱得珠簾壁合、一曲完終、一曲又起、什麼五更調、知心客、蔣老五、十八摸、當唱十八摸時他的鶯歌宛轉、我却按句而行、好似絲竹家和聲合拍、到那着末一句、忽然終止、我卽與他理論、他早突吟吟的一言不發、急調兩手以作衛隊、就此繼續唱下、我恐脫其板眼、亦卽照上而行、詎奈衛隊保護阻止進行、于是前哨發生衝突、結果仍得達到目的、而我之小少爺、早已慾火冲天、已忍無可忍矣、我見其如此形狀、甚是可憐、卽勸彼方從速佈作陣線、以便實行大戰、開火之後、勢甚雄猛、未幾卽罷兵息將、一覺醒來、已是八點敲過、急忙起身洗臉、趕到行裏、你們都已起來、正值早餐、一夜快樂、宣告結束、我總他一篇荒唐經過、頗繞趣味、故投登本世界、以貢諸君茶餘酒後聊以解悶、

白濁險

各種危險白濁永久不愈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每料小洋二角半〇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定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白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包你永遠不發〇總發行雲南路一九八號大慶里口養和室〇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鐵莊〇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〇五馬路羣玉坊榮大國貨老藥房

六馬路福中里

統一旅社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福中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通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龍石路迤邐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稱利極副旅行之便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良每房間內裝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並備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攜用應有盡有無美不備

九折券
剪券光顧
一律九折

高等國貨
金麒麟香烟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愛國為口頭禪固不如實行倡用國貨也

許慧庵醫生

時間　門診　上午九時起　出診　三時後

診例　門診　六角六十　出診　二元六角

注射　梅毒　初期五元　二期七元　三期十元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法租界八仙橋坟山路永清里一號

本報除特約撰稿外、歡迎外界投稿、如有黑幕門檻、以及有關于上海有趣味之稿件、悉受歡迎、但訐人陰私、妄談國事、一概不